

了解百年和丰的第一手资料

——评《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



朱荫贵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其明显的外部表现，是大量应用新式机器的工商企业的兴起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和改变。这些兴起的新式工商企业，有中国政府兴办、外来资本主义列强兴办和中国民间资本兴办三大类型。在外来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夹缝中生存发展的中国民间资本企业，受到内外压力和阻挠，只能在一些资本需求不是太大、技术和设备较为容易获得且市场较为广阔的领域中艰难生存和发展。这种原因导致近代中国新式工商企业的主要活动空间在轻工工业领域，其中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棉纺织工业。

宁波是近代纺织业相当发达的城市，有甬上“工厂王”之称的宁波和丰纺织公司则是宁波近代纺织业的杰出代表。宁波市档案馆精心组织力量整理编辑的《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出版，实在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

这部资料集收录了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自1905年创办至1953年12月的董事会议事录共六册，除中间因抗战爆发而缺失了1940年2月至1946年4月的部分内容外，称得上是一家民间资本棉纺织企业相对完整的历史资料。正如编者在“概述”中所言，和丰纺织公司的特点是，“历经晚清、北洋、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和丰纱厂遭遇社会动荡、重大火灾、抗日战争等种种磨难，却依然呈现出强大的生存和开拓能力，为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翔实和丰富的史料”。从这部资料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家民间资本棉纺织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即已成立，此后企业经营发展中举凡盈利分配、重大人事管理、资金筹措、是否购并土地、是否扩张、是否向外借款以及是否发行债

《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真实记录了和丰纱厂的发展轨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该厂的经营理念、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生产销售、股权结构及其变动等情况，为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翔实和丰富的史料”。从这部资料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家民间资本棉纺织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即已成立，此后企业经营发展中举凡盈利分配、重大人事管理、资金筹措、是否购并土地、是否扩张、是否向外借款以及是否发行债

券等大事如何讨论和议决，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艰难时期，面对债权人钱庄登门索款、数千男女工人需要遣散款这些困难，公司是如何解决的？经营获利高峰时期，如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每股分配红利120元，股息24元，同时“尚另存盈余待下届分配”，这些决议又是如何定出来的？宁波沦陷时期，和丰公司“所有物件、家具以及剩余机件悉被敌伪掠夺一空，新建厂房二百八十间亦被敌军拆运南京”，这些重大损失情况，也在书中如实呈现。该公司备文呈请经理部暨善救总署予以救济，并向敌国提出赔偿要求等也得到了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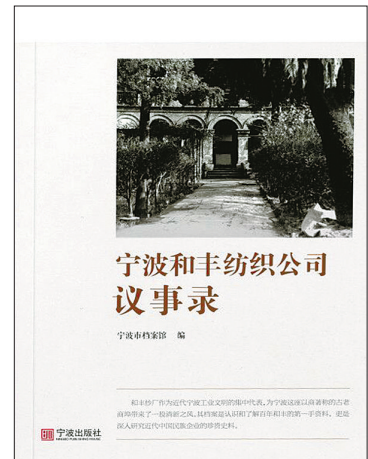
总之，作为一家民营棉纺织企业，宁波和丰纺织公司的成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宁波民营工业波折而艰难的发展之路。该书是认识了解百年和丰的第一手资料，更是深入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珍贵史料。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著名的宁波商帮与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呈现出近代宁波的社会经济关系图谱，诠释了老一辈宁波商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还有三个附录，分别是关于和丰公

司的报刊报道与记载、宁波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民国卅八年二月十五日修订）和公司重要人物史料辑录，使得这部资料集更为完整和全面。

笔者希望，宁波市档案馆能继续整理出版和丰纺织公司的账册等资料，使我们能进一步了解企业内部的资金运转、会计核算、市场运作等具体情况，也能够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和更具体地了解近代中国企业各方面的经营运转状况。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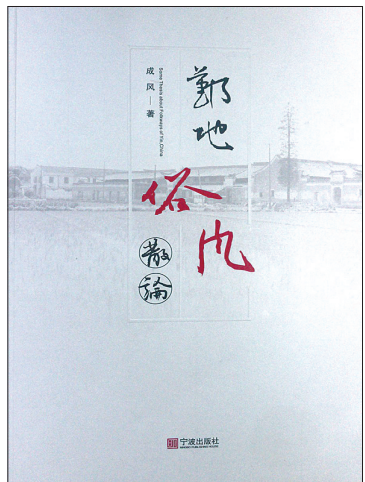


田野情怀 作家手笔

——读成风《鄞地俗风散论》

赵淑萍

我知道成风，是因为他的诗歌。后来，又读了他的小说。相识、交往十余年，他给我的印象是豪爽、健谈。当他送我他编著的《宁波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我很诧异，洒脱甚至有时大大咧咧的他，居然做了这么细致、严谨的资料编撰工作，用国际通用的编码系统给宁波地域的民间故事分类，这



让我看到了成风的另一面。近日，又收到他的《鄞地俗风散论》，书一打开，就再也合不上，一口气读完了。该书内容之丰富，资料收集、梳理之缜密，令我始料未及。通过这本书，以往一半解的东西，至此茅塞顿开，更何况，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物事，充满了诱惑。这样的阅读，如此亲切如此愉悦。

书名中用了“散论”二字。此书论述的内容，确实很散、很广，如鄞地之饮食、方言、旧俗、民间故事，甚至还有与“扒灰佬”相关的典故和礼俗。另外还有墓碑文字、清道观文化、鄞地麻将规则……作者的着眼点很小，但视野非常开阔。这一个一个，看似有些散，但由于作者心中有经纬，用学识把这些点串了起来，于是，就成了一张网，把鄞地的俗风网罗在内。本书的形式又极活泼，既有历史人文大视野下的大气、凝重的书写，如《梦里梦外清道观》；也有散珠式的灵动的解说，如《城里的食物》《鄞地旧俗钩沉》等；隐语行话的记叙也很有趣，此类“暗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从成风的引文中也可以看出，现今收集的资料并不多，但是在他的东（咸祥）拉西（鄞江）扯中变得饶有趣味；同样，《方言中的无

理组合》一文也是洋洋洒洒，颇有新见。比如甬方言中的“矮凳”，他说，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阿凳”？令我印象尤深的是他关于“干洗”和“水洗”的说法：“‘干洗’是一对矛盾组合，但是由于以前在水中洗衣的传统，人们一下就能理解。而‘水洗’倒是一个后来‘干洗’产生的词，因为说到洗的时候，不用提到水，人们自然能想到洗是需要水的，而恰是因为有了‘干洗’才需要一个区别于‘干洗’的‘水洗’。冷烫也是同一个道理。”

和一些资料陈列式的民俗研究成果不同，本书流畅、好读，这首先得益于成风的作家身份。成风的文笔干净、形象，蕴含情味，有一种娓娓道来的风格，如电视解说词一样，富有画面感。“古甬城，是一座饕餮之城，它每天张着嘴，需要大量的食物填充进去……”“海退以后整个宁波平原被冲击得广阔而平坦。所以这座在浅滩上兴建起来的城池，不仅城内平展，海平面极低，就是城墙以外，方圆几十里，都是一望无际的水网交错的良田……”他的叙述姿态亲切平和，如给稚子讲故事，如与老友围炉夜话。

其次，成风是带着热爱和兴趣去做这项研究的。他对鄞地有着深

厚的感情，“我出生在这座城里，之后注册的户口和内心一直没有离开过它，它不仅仅是我的模块，还是我人生的根基。”他了解这方土地上人们的衣食住行，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鄞地的物事，他从小就耳濡目染，浸淫其间，常常能于平凡的事物中有独特的发现进而加以挖掘。如宁波菜，他就特别点出了那种深入齿颊的“鲜”。咸齑、烤麸、天菜、汤圆、酒酿和浆板、灰汁团……特色食物、与之有关的器物、谚语乃至岁时节令的吃食，罗列详尽。他还对“村姑救康王”的众多版本给予了剖析，从而归纳出复杂的民众心理。从《鄞地旧俗钩沉》中，我们可以了解相隔甚远且有些已经消失的民俗民风，如赶贼神、佯扫地、煮露天米饭、回筷姑娘等。

成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民俗研究的？与他交谈得知，原来他大四选修课上接触过民间文学，后来就一直自修民俗学。甬上的不少作家、学者，都对民俗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民间文化不在书桌，在田野。这些本土作家、学者一直很自觉地做着田野调查，从而留住了宁波的生命印记，留住了乡愁。

品鉴

做自己的平凡英雄

——小说《大雪将至》读后

崔海波

小说《大雪将至》的作者罗伯特·泽塔勒1966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做过演员和编剧，40岁时开始写小说。《大雪将至》出版后，连续数月雄踞畅销书排行榜，荣获2011年德国格林美尔豪森奖，并入围2016年布克国际奖。



《大雪将至》讲述了一个名叫艾格爾的小人物卑微而又坎坷的一生，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时间轴标注得很清晰，使这部小说看上去像是一个真实人物的传记故事。主人公艾格爾出生于1898年，是个私生子。4岁那年，母亲去世，他被送到姨妈家寄养，饱受姨父的辱骂和鞭打，以至右腿残疾。尽管如此，艾格爾还是长成了一个扎实的青年，“虽然他想得慢，说话慢，走路也慢，但是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脚步都会留下它们的痕迹。”18岁那年，当姨父的鞭子再一次落下时，艾格爾愤而离家出走，他做各种零工养活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愿认真地度过每一天。

生命是一场非凡的冒险，不管多么普通的人都是自己的英雄。小说开头，描写了一场雪中救援。1933年2月的一个早上，35岁的瘸子艾格爾在雪地里走了3公里，找到濒死的牧羊人“羊角汉斯”，背着他下山。半途中，“羊角汉斯”突然回光返照，挣脱艾格爾，向山上跑去，任艾格爾怎么呼唤就是不

回头。“羊角汉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再次出现是在结尾部分，时间是在40年以后，有旅行者从雪山上背回了他的尸体。

在这部小说中，雪是一种意象，无论下雪还是融雪，都暗喻死亡，很多生离死别发生在雪地里。1935年3月，突然降临的温暖开始融化积雪，艾格爾和妻子玛丽商量着开春后要不要多种点蔬菜。但是那天晚上，一场雪崩掩埋了他们的房子，夺走了玛丽的生命。艾格爾徒手挖雪找寻妻子，也差点死去。当搜救人员找到他时，“他蜷缩成一团，一动不动，没有人会用哪怕一先令打赌，这副躯体里还储藏着生命。”劫后余生的艾格爾孑然一人，继续过着艰苦的日子，“对未来没有什么期待，所以他的未来好像无限远地伸展开来。”

1942年，艾格爾参加兵役，在俄罗斯度过了八年时光，这其中，七个月在战场前线，其余时间在高加索战役营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会待在这里。他每天在森林里砍伐树木，用乱石修建低矮的墙，帮着收获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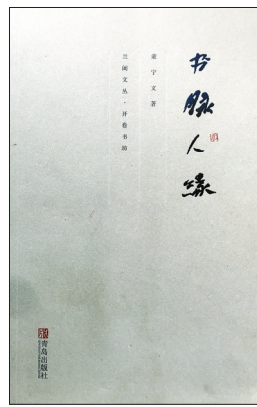
豆，或是埋葬半夜死去的人。

很多人死了，但艾格爾活了下来，回到了他的村庄。岁月老去，艾格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维持生计。某日，他在山间行走时，遇到一对迷路的老年游客，他们央求艾格爾带路下山，之后几天，还请他当向导陪他们在这一带游玩。于是，艾格爾找到了商机，当起了职业导游。对他来说，这一带的山水就像自家后院一样熟悉。

艾格爾活了79岁，在生来死去的漫长时光里，他熬过了童年的鞭打、青年的雪崩、壮年的战争。和所有的人一样，艾格爾也曾怀有梦想，其中有一些是他自己实现的，有一些是命运赠予的，很多则是从来都无法实现或是刚刚得到又被掠夺走的，比如温柔美丽的妻子。临死前，艾格爾想不起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最终要去往何方。但是每次回顾苦难的一生，他不含丝毫遗憾，面对粗暴的命运，艾格爾没有怨恨，没有怒火，认真又孤独地生活着。承受风霜雨雪，积累各种伤疤，努力做自己的平凡英雄。

荐书

《书脉人缘》



作者	董宁文
出版	青岛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月

值。有些名家尽管只有一面之缘，但董宁文的观察很细致。如他写和施蛰存握手时，感到“施老的手轻轻的，特别轻，没有一丝力气似的”。他写于光远的书房，“书房内极其拥挤，书桌上、茶几上到处堆满了书及文稿”。名家的性格喜好、生活状态、创作氛围，往往能从这些细节里得到答案。

2000年，《开卷》杂志创刊，董宁文担任执行主编，策划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得到同道的广泛赞誉。在20年的编辑生涯中，董宁文结识了不少文化前辈。这本《书脉人缘》汇集了他与文坛前辈交往的点滴记忆及他为书籍所写的编后记。50余篇书话随笔，精致耐看，颇具文化厚度。

爱书的董宁文与施蛰存、柯灵、季羨林、于光远、王元化、黄裳等诸多名家有所交往，他抱着谦逊的态度上门拜访，以求知、求证的心态向他们请教。而今有些名家已经逝世，所以他与名家的交往实录就具备了重要的史料价

值。有些名家尽管只有一面之缘，但董宁文的观察很细致。如他写和施蛰存握手时，感到“施老的手轻轻的，特别轻，没有一丝力气似的”。他写于光远的书房，“书房内极其拥挤，书桌上、茶几上到处堆满了书及文稿”。名家的性格喜好、生活状态、创作氛围，往往能从这些细节里得到答案。董宁文笔头勤、脚步勤，他联系各地老中青文坛所编著的《开卷闲话》《我的笔名》《寓记》《纸香墨润》等书籍大为畅销，在多数书后，有他撰写的编后记。千把字的文章似乎无关大局，却有助于读者了解相关书籍出版的缘由，甚至还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如他从友人樊明德处了解到，著名诗人流沙河原来笔名叫“流沙”，后来发现有人用过，就加了一“河”字。董宁文的一生叙述，让这些编后记少了一些正统文学的严肃性，反倒多了文化小品文的趣味性。（推荐书友：李晋）

《我的纸片人爸爸》



作者	徐玲
出版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日期	2019年3月

感人，情节扣人心弦，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传递爱的真谛，在生与死的边界探讨人间至情的力量。

都说人死后会变成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一直守护着自己最惦念的人。你是否愿意相信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会千方百计地出现在你身边，就算仅仅以纸片般单薄的方式存在？

《我的纸片人爸爸》讲述了13岁的叛逆少年魏明治，因家里开着大饭店，拥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养成了冷漠自私、桀骜不驯的性格。升入初中后，他被妈妈送到大山深处体验生活、磨炼心智。山里艰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与城里种种的优越条件形成巨大反差，加上爸爸的突然离世，令明治孤独迷茫、无所适从。偶然的一天夜里，明治发现离世不久的爸爸化成了纸片人，出现在每个他需要陪伴的夜里……本书语言真挚

感人，情节扣人心弦，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传递爱的真谛，在生与死的边界探讨人间至情的力量。父亲的突然离世固然很可怕，但魏明治慢慢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多灾多难的家庭。寄宿家庭里的蚕蚕和他同龄，却要承担家里一半的活儿，因为蚕蚕的爸爸工作时摔下脚手架身亡，妈妈胃病严重，还有一个低智的妹妹；枯木一般瘦小的“木头”，因先天性营养不良而无法走路，上学需要年近七旬的爷爷背着往返4小时；路蛋蛋的妈妈因受不了生活的艰苦，抛下他不见踪迹……但山里的孩子日复一日努力地生活，养成了冷漠自私、桀骜不驯的性格。升入初中后，他被妈妈送到大山深处体验生活、磨炼心智。山里艰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与城里种种的优越条件形成巨大反差，加上爸爸的突然离世，令明治孤独迷茫、无所适从。偶然的一天夜里，明治发现离世不久的爸爸化成了纸片人，出现在每个他需要陪伴的夜里……本书语言真挚

（推荐书友：杜晓宁）

《北京文学地图》



作者	王苗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月

鲁迅、茅盾、沈从文、叶广岑、郁达夫、张恨水、周作人、冰心、杨沫、李敖、李碧华、史铁生、王朔等17位文学大师，他们在北京生活、写作，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创作出不平凡的精神世界。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文人有多少？又有多少人真正走进了北京文人的故居，体验他们的生活环境，还原书中的北京在现实世界里的样子？

王苗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在京生活的经历，让她对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充满了热爱和依恋。在王苗看来，北京不仅是今天所呈现出的现代化、快节奏、灯红酒绿的模样，还是老舍的茶馆、林海音的城南、杨沫的红楼、史铁生的地坛……是文人眼中那个多情的老北京。她曾写过长篇小说《雪落北平》，讲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抗战，将充满文化气息的北京城呈现在读者眼前。如今，在走访了北京文人故居后，她用文字描绘出一份《北京文学地图》。在这份“地图”中，包括了老舍、李玉茹、林海音、凌叔华、

17位文人，如同17块拼图。王苗带领读者漫步于胡同、四合院，触摸文学在人身间的居所。作者在书中仿佛化身为一位细致的导游，通过一个个细节的介绍，让北京文人的生活变得更“有味道”，让北京的文人变得更“可爱”。

《北京文学地图》的第一篇文章是写老舍及其故居的。开头一段话即是：“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我想，王苗这样安排文章顺序是有深意的——不仅仅是老舍爱着北平，她也爱着北京，并且希望每一位读者能通过这一段段关于文学的寻访，爱上这个文人聚集、温情满满的北京。

（推荐书友：黄睿钰）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